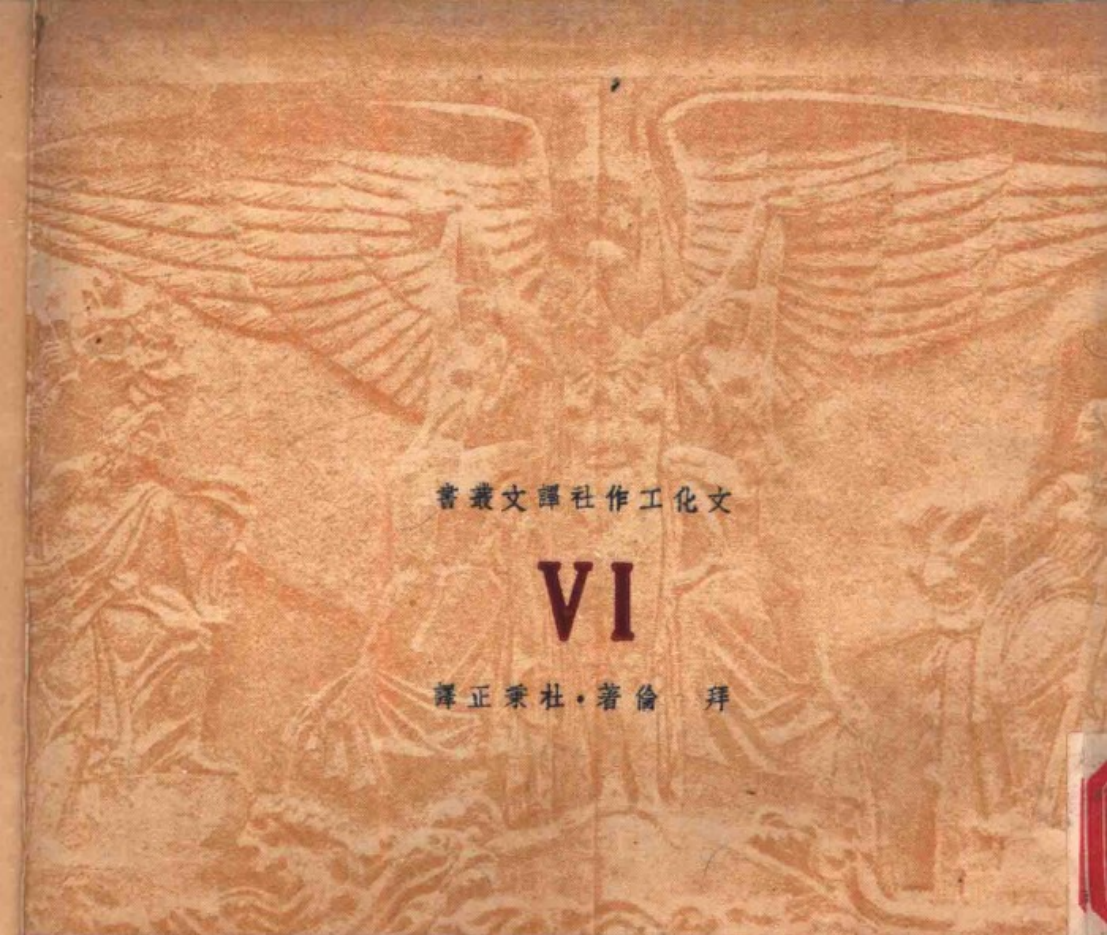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善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VI

譯正秉杜・著倫 拜

攻圍的斯林可
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書

VI

可斯林的圍攻

拜倫·杜乘正譯

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

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攻圍的斯林可

著者 繙譯者 發行者 發行所 分銷處

聯營書店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重慶
文化工作社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杜拜 秋乘 琛正倫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版初起月二十年九四九一
版再月四年一五九一

(致035) 印數1001-3000



目 錄

可林斯的圍攻	一——九六
引言	一
『可林斯的圍』譯後	三
告白	一一
可林斯的圍攻	一三
屈龍的囚徒	九七——一二九
引言	九七
十四行詩	九八
屈龍的囚徒	九九
黑暗	一三一——一三八
引言	一三一
黑暗	一三三

夢	一三九	一五七
引言	一三九	
夢	一四一	
附錄：拜倫年譜	一五九	一七五

引言

• 1 •

『可林斯的圍攻』出版於一八一六年一月間，照原稿，好像在一八一五年七月開始。莫萊先生寄給拜倫一千五十鎊作為這首詩和『巴力西娜』的出版費，他答道——『你的出價過於慷慨，超出該兩首詩可能的價值太多；但我不能，也不願把它收下。最歡迎你將它們加在全集中；但我不允許另出單行本。我不喜歡巧奪美名（無論應得與否），靠這些作品獲得的美名，其實，我不覺得它們完全合於我自己的理想；雖然它們不當作了不起的東西看可能很好，如把這些不重要的篇幅加入於已經出版的集子。我怕路上發生意外，撕毀了匯票寄還你——我願你不要給我金錢的誘惑。我可對你確說，我之拒絕崇拜人人愛好的東西倒不是由於輕視它，也不是由於如今錢太多；對的總是對的，決不屈服於環境。我很高興，這個手抄本是這篇長詩「氣質」的佳兆；但你不必相信那事，因為我的書記願意抄寫我要求的任何東西，縱使完全不知清白——然而，我希望，在這個實例中，對彼此都沒有大危

險。』這位書記就是拜倫夫人。拜倫給予葛福德先生以全權任意刪改這首詩中的任何字句、當它在付印期間；讀者可從這些異文以自娛，它們乃出源於這個非常的信任。

譯自霍頓·密夫林出版「拜倫詩集」

第三冊，頁二七九至二八〇。

『可林斯的圍攻』譯後

譯好這首長詩，留下兩個深刻的印像，一就是拜倫對於戰爭的厭惡，二就是他對於自由的信仰。

『可林斯的圍攻』是一個大悲劇，因為圍攻的結果，不但這座城市的毀滅，連雙方的主帥和士兵在爆炸中同歸於盡！這裏，詩人用他有力的號角，吹出反戰的強烈音響。他描寫淒慘的戰場，如一羣餓犬爭食士兵的屍體；他描寫城牆攻破後可驚的場面，爲了洩憤，爲了復仇，把敵人都殺光了，還要

「用野蠻的打擊，加深屍首的傷口，

又將生命已失的斬頭；」

因爲威尼斯人是這樣對付亞爾甫的

「他們的臉對着仇敵，

在傷口上再加打擊。」

以及在最末一章描寫戰後的慘景，連禽獸都相率離開了。這在故事的發展上看來，好像是多餘的，因此，有人譏它爲『白玉之玷』；但在作者，或許認爲只有這樣更能表現他對戰爭的憎恨。但他並不反對任何戰爭，他反對的是由暴君血腥的統治所製造的殘殺，爲了摧毀這種統治，爲了爭取自由，流血還是不可避免的：

「當人要做的事業有意義，

他就指向希臘，轉身，

這樣批准的，踏在暴君的頭頂：

他看着她，衝上前去，

或把生命犧牲，或把自由爭取。」

戰爭的起因爲了一個女人，密諾達的女兒弗郎采斯克，好像特洛之戰，爲了海倫一樣；作者用這樣的詩句比過她們：

「自從曼尼雷阿斯的妻子拋棄

她的丈夫和祖國，證明

什麼悲苦等待非法的愛情，

那裏，一直沒有更美的形體，

好和她，這異國的佳人，相比。」

但弗蘭采斯克和亞爾甫相戀決不是『非法的愛情』，他們確有婚約的關係。可是因為亞爾甫卓越的才能和驚人的驍勇遭到嫉忌，甚至爲人陷害，以致被迫離開祖國，投奔土耳其，改信回教；爲了愛人，爲了報仇，他奉命帶領大軍來打威尼斯屬地柯林斯城。這裏，有着愛情和宗教的衝突，愛國和復仇的對立。在那個時代，在那個環境，這種錯綜複雜的情緒是沒法找到合理解決的。這都是殘暴頑強的父親密諾達一手造成，正像統治者，利用宗教，利用國家的名義，在追求同一理想者中間挖掘深淵，阻止他們結合一樣。雖然他把自己的女兒推進了深坑，他並不可惜，甚至於譁笑得意，因為他看見亞爾甫也跳進去了；但他自己還是難逃覆滅！作者在這首詩的開端就預示人類未來的光明，想像這種深淵是可能填平的；看他自己同一羣異邦人旅行時爬山涉水，快樂無窮的情景，縱使他們不同語言，不同信仰，但在大自然中，

「思想和語言都變得寬廣，

我們有健康，我們有希望。」

拜倫的英雄常是叛徒，亞爾甫也是這種角色；但他們都是被迫如此的，
『有些上山做了叛徒，

那些山俯視安匹拉斯深谷，

那裏自由有時仍然振作，

使壓迫者的罪惡用鮮血償付；』

他們都是一羣自由的追求者，他們需要自由非常迫切，而想爭取它的意志也是極其強烈的。亞爾甫並非不知道自己是叛徒，在發動總攻的前夜，他睡不着，他徘徊月下：

『沉思着過去和現在，

想着光榮的志士，

爲更好的主義犧牲時，

他覺得能加給他的聲名

多少微弱，模糊，不清，

他使部隊高興，他把寶劍揮舞，

在繩頭巾的人羣中他是叛徒；

他領導他們走向不法的國政，

是觸犯神明的，他最大的成功。」

他彷彿感覺整個自然都記念着那些『爲更好的主義犧牲的』志士們，這些爲祖國爭自由的英雄！但他不是如此，他是借用外力來復仇的。威尼斯和土耳其都是想奴役別人的同一敗類，任何一方的勝利都不能使可林斯擺脫枷鎖。他自己是沒有自由的人，他對於失去自由的可林斯就有強烈的同情。他歌頌爲解放希臘而死的人們，他也歌頌這片光榮的土地：

「縱使她帶有每一束縛，

那國土仍屬於光榮，不受恥辱！」

像歌者在敘述這故事的開端就說：

「許多許多過去的時日，

暴風雨的氣息，戰爭的激烈，

掠過可林斯；然而她站着未動，

一座堡壘，爲「自由」的手建造，高聳。」

在這故事的結局也說：

『可林斯就這樣覆亡，這樣得勝！』

儘管多少人用一切殘暴的手段來扼殺自由，但

『達爾費山峯，

積雪長年不融，

崇高，永恆，經過多少夏季，

還是閃亮地照耀在那裏，

沿着海灣，平原，和山槽；

它不會被時間融化，像人一般；

暴君和奴隸都已不存，

很少在陽光前經得起虛損；

但那片白紗，最脆，最輕，

你們在大山上向他歡呼致敬

當高塔和古樹都被撕裂，

而他還照耀着嶙峋的雄鷹；

高如白雲，形似山峯，

組織像一件壽衣掛在天空，

告別的「自由」這樣把它高高鋪展

當她從可愛的住宅逃開，

她還留戀那裏，她先知的精神

用歌唱說話，永久不停。」

也只有追求自由如此強烈的詩人像拜倫，當他想到自由的可貴，整個的靈魂受激動時，才能唱出如此美麗的詩句。

這首詩雖染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，但它仍有一點史實做根據，這在「告白」中說得很清楚；而他所寫的情景不少是作者第一次出國遊歷東方時所目睹的。比如第十六章羣犬爭食屍體的畫面，據他自己說，

「像我所描寫的，我看見過這種情景，在君士坦丁堡，薩拉葛利亞城腳，爲博斯福魯海峽所損虛的岩上小洞中，那裏有一個狹小的露台，凸出在城牆和海水中間。我想這

在荷勃霍斯的「旅行記」中也有提及。這些屍體或者就是倔強的土耳其親衛兵的。」關於這點，法國十九世紀批評家泰納在所著「英國文學史」中對於拜倫的故事詩就這樣說道：

「然而真實流過這些詩篇。不；這個人〔指拜倫——譯者〕不是效果的安排者或詞句的創造者。在他所描寫的情景中他生活過；他所敘述的情感他也經驗過。他在土耳其總督的帳篷裏住過，海洋冒險和野蠻風味他都嘗過。……」

就是他自己也說過：「如果沒有一些個人的經驗和根據，我不能寫任何事物。」因此，他的作品常給人以真實感，而更有可驚的生動和力量。

至於「引言」中所提的這首詩和原稿有許多出入的地方，這些可參看霍敦·密夫林出版的「拜倫詩集」。所附的幾則註解，都是作者的原註。

告白

「土耳其大軍（一七一五年），在總理大臣領導下，向他們自己開路進入摩里亞內地，形成納普里·迪·羅曼尼亞的圍攻，該城是全國最重要的地方，他們以爲最好還是先打可林斯城，對它猛撲幾次。守軍漸弱，總督看清楚不可能抵抗如此強大的兵力，想到表示有意和敵人談判是合適的：但正當他們商討條件的時候，土耳其營地的一座軍火庫，裏面存有六百桶炸藥，偶然爆炸，因此有六七百人慘死；這事使異教徒如此發怒，他們竟不願答應任何投降，但因這樣憤恨地猛攻該城，結果他們奪取了它，斬殺守軍大部，這總督密諾達大人在內。其餘的，同特派辦糧員恩托尼亞·班普一道，全被俘虜。」——『土耳其史』第八卷，一五一頁。

〔作者原註〕：納普里·迪·羅曼尼亞，如今不是摩里亞最重要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脫立普里柴，總督就住在那裏維持他的政權。納普里靠近亞各斯。在一八一〇——一一年間，這三個城市我都去過；而且從一八〇九年第一次到達以後，在走遍該國的旅途